清儒學案

口 12
3276
15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15

清儒學案卷三十一

天津徐世昌

曉庵學案

自利瑪竇入中國而天算之學奧窔益開曉庵研討密微以爲猶有所遺闕所立新法卓然自成一家言志節之士通天人之故固不肯屑屑傍門戶也述曉庵學案

王先生錫闡

王錫闡字寅旭號曉庵吳江人堅苦力學治詩易春秋學無師授自通大義講學宗濂洛孤介寡合以志節自勵生於明末徐光啟李之藻輩用新法治厤朝野齗齗聚訟先生閉戶孳求潛心測算遇晴霽夜輒登屋臥鴟吻閒仰觀天象往往達曙遂兼通中西之術撰厤說五篇一曰厤理一也厤數則有中西之異

西人能言數中之理不能言理之所以同儒者每稱理外之數不能明數之所以異略舉數事以明理數之本二曰漢造乾象厤覺冬至後天始減歲餘後世屢差屢改亦屢損歲實大統術歲餘因舊冬至反先天故有議增歲實者但冬至雖合而夏至又後天損益兩窮西人論平歲則消實之說近論定歲則加實之說近然西厤以歲實求平歲以均數求定歲則所主者消實之說也所消小餘視郭厤又減億萬年後將漸消至盡抑消極復長耶經星東行故節歲之外別有星歲星歲有定而歲實漸消兩行之較將來愈多豈得以五十一秒永爲定法識者欲以黃赤極相距遠近求歲差朓朒與歲星相較爲積歲消長終始循環之法然必有平行之歲差而後有朓朒之歲差有一定之歲實而後有消長之歲實以有定者紀其常以無定者通其變乃可垂久而無戾三曰中厤主日日均則度有長短西厤主度度平則日有多寡今以西之宮度爲中之中氣折半爲節氣因議舊法平氣至二分則先後二日不思二分與二正原不同日二日之差乃分正之異非立法疏也四時寒燠因日行之南北不因日行之東西西法惟主經度經度者東西度也主天度須兼論距緯今以距至四十五度爲立春定氣此時日距赤道尚十六度有奇則所謂中者經度之中非距緯之中于日行南北未有當也新法定以冬至起丑從天周分宮則冬至今當在寅卽從節氣分宮則冬至今當起子新法以無中氣之月置閏仍與舊同其不同者舊用平氣新用定氣平氣兩策必三十日有奇無一月三氣之法定氣兩策多且三十餘日少至二十九日有奇冬月大盡者一月可容三氣設兩中氣在晦朔之間節氣

在望必前後有二月俱無中氣此歲之閏將安置乎四日推步之難莫過交食新法如此加詳乃所推戊戌仲夏朔食浙西見食差天半分復明先天一刻己亥季春望食帶食分秒所失尤多致差之故豈宜不講太陰唯定朔定望在小輪最近外此即有次均加減月食食甚實在定望止用入轉可得密合初虧復明距望久者不下數刻參差宜所不免若日食不唯虧復二限不在定朔即食甚亦非眞會今皆置不復論不可謂非法之疏也西法食分隨引數爲多少食既之數多至十九分强足先從前之謬惟其說曰月在最卑視徑大故食分小月在最高視徑小故食分大余以爲視徑大小僅從人目食分大小當據實徑實徑不因高卑有殊最卑之地景大月入景深食分不得反小最高之地景小月入景淺食分不得反大此與幾何公論矛盾

倘亦致差之一端乎五曰星天以太陽爲心乃復設本天仍以地心爲心余考木火土三星之行與金水二星不同金水二星于本圜右旋木火土三星于本圜左旋皆爲日天所挈而東近見湯氏所推五星唯金水有順逆二合順合者星在日後而追及于日逆合者星在日前而退與日遇所推戊戌歲四月戊辰七月丙午十一月丁巳水星皆先過日歷數時而後順合五月己丑水星先在日後歷數時而後逆合夫星在日前順行益遠星在日後退行益離安得再合天行有漸差無僭差豈容一日之內驟進驟退無定率如是乎晚乃兼採中西創立新法謂西法之於中法有不知法意者五事當辨者十事取其精粹去其疵類求諸實測以折其中其法度法百分日法百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秒五十九微三十二纖以崇禎元

年著雍執徐爲厤元南京應天府爲里差之元日躔氣應厤應
月離閏應轉應交應分秒五星周轉朓朒分秒合應轉應交應
日數列宿經緯分秒皆在應天實測法數備具可用以造厤刖
爲厤法表二十四篇述推算之法與其書相輔釋大統厤法爲
氣朔日躔月離五星交會五篇曰大統厤法啟蒙解句股割圜
之法繪圖立說詳言其所以然曰圜解康熙二十年八月朔日
食以中西法及己所定新法預測時刻分秒與其友徐發等以
諸法同測新法較崇禎厤書爲密撰推食交朔測日小記製晷
兼測日月星自爲之說自爲之解文仿考工記曰三辰略志刖
有日月左右旋答問五星行度解與論厤諸文合爲雜著二十
一年卒年五十五參史傳　疇人傳　杭世駿撰傳　梅文鼎傳

曉庵新法自序

炎帝八節厤之始也而其書不傳黃帝顓頊虞夏殷周魯七厤
先儒謂其僞作今七厤具存大指與漢厤相似而章蔀氣朔未
睹其眞其爲漢人所託無疑太初三統法雖疏遠而創始之功
不可泯也劉洪姜岌次第闡明何祖專力表圭益稱精切自此
南北厤家率能好學深思多所推論皆非淺近可及唐厤大衍
稍親然開元甲子當食不食一行乃爲訞辭以自解何如因差
以求合乎至宋而厤分兩塗有儒家之厤有厤家之厤儒者不
知厤數而援虛理以立說術士不知厤理而爲立法以驗天天
經地緯躔離違合之原概未有得也國初元統造大統厤因郭
守敬遺法增損不及百一豈以守敬之術果能度越前人乎守
敬治厤首重測日余嘗取其表景反覆布算前後牴牾餘所創
改多非密率在當日已有失食失推之咎況乎遺籍散亡法意

無徵兼之年遠數盈違天漸遠安可因循不變耶元氏藝不逮
郭在廷諸臣又不逮元卒使昭代大典踵陋襲譌雖有李德芳
爭之然德芳不能推理而株守陳言無以相勝誠可歎也近代
端清世子鄭善夫邢雲鶩魏文魁皆有論述要亦不越守敬範
圍至如陳壤摭拾九執之餘津冷逢震墨守元會之拘見又何
足以言厤乎萬厤季年西人利氏來歸頗工厤算崇禎初威宗
命禮臣徐光啟譯其書有厤指爲法原厤表爲法數書百餘卷
數年而成遂盛行於世言厤者莫不奉爲俎豆吾謂西厤善矣
然以爲測候精詳可也以爲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
可也安其誤而不辨未可也姑舉其概二分者春秋平氣之中
二正者日道南北之中也大統以平氣授人時以盈縮定日躔
法非謬也西人既用定氣則分正爲一因譏中厤節氣差至二

日夫中厤歲差數强盈縮過多惡得無差然二日之異乃分正
殊科非不知日行之朓朒而致誤也厤指直以佛己而譏之不
知法意一也諸家造厤必有積年日法多寡任意牽合由人守
敬去積年而起自辛巳屏日法而斷以萬分識誠卓也西厤命
日之時以二十四命時之分以六十通計一日爲分一千四百
四十是復用日法矣至于刻法彼所無也近始每時四分爲一
日之刻九十有六彼先求度而後日尚未覺其繁施之中厤則
窒矣反謂中厤百刻不適於用何也且日食時差法之九十六
與日刻之九十六何與乎而援以爲據不知法意二也天體渾
淪初無度分可指昔人因一日躔命爲一度日有疾徐斷以
平行數本順天不可損益西人去周天五度有奇斂爲三百六
十不過取便割圜豈眞天道固然而黨同伐異必曰日度爲非

詎知三百六十尚非弦弧之捷徑乎不知法意三也上古寅閏恆于歲終蓋厤術疏闊計歲以寅閏而閏于積終故舉中氣以定月而月無中氣者卽爲閏大統專用平氣寅閏必得其月新法改用定氣致一月有兩中氣之時一歲有兩可閏之月若辛丑西厤者不亦蠶乎夫月無平中氣者乃爲積餘之終無定中氣者非其月也不能虛衷深考而以鹵莽之習侈支離之學是以歸餘之後氣尚在晦季冬中氣已入仲冬首春中氣將歸臘杪不得已而退朔一日以塞人望亦見其技之窮矣不知法意四也天正日躔本起子半後因歲差自丑及寅若夫合神之說乃星命家猥言明理者所不道西人自命厤宗何至反爲所惑而天正日躔定起丑初乎況十二次舍命名悉依星象如隨節歲遞遷雖子午不妨易地而

玄枵鳥咮亦無定位耶不知法意五也歲實消長昉於統天郭氏用之而未知所以當用元氏去之而未知所以當去西人知以日行高卑求之而未知以二道遠近求之得其一而遺其一當辨者一也歲差不齊必緣天運緩促今欲歸之偶差豈前此諸家皆妄作乎黃白異距生交行之進退黃赤異距生歲差之屈伸其理一也厤指已明于月何蔽于日當辨者二也日躔盈縮最高斡運古今不同揆之臆見必有定數不惟日纏月星亦應同理但行遲差微非畢生歲月所可測度西人每詡數千百年傳人不乏何以亦無定論當辨者三也日月去人時分遠近視徑因分大小則遠近大小宜爲相似之比例西法日則遠近差多而視徑差少月則遠近差少而視徑差多因數求理難可相通當辨者四也日食變差機在交分西厤名交角日軌交分與月

高交分不同月高交於本道與交於黃道者又不同厤指不詳其理厤表不著其數豈黃道一術足窮日食之變乎當辨者五也中限左右日月視差時或一東一西交廣以南日月視差時或一南一北此爲視差異向與視差同向者加減迴別厤指豈以非所常遇故寘不講耶萬一遇之則學者何從立算當辨者六也日光射物必有虛景虛景者光徑與實徑之所生也闇虛恆縮理不出此西人不知日有光徑僅以實徑求闇虛及至步推不符天驗復酌損徑分以希偶合當辨者七也月食定望惟食甚爲然虧復四限距望有差日食稍離中限卽食甚已非定朔至於虧復相去尤遠西厤乃言交食必在朔望不用朓朒次差（西厤名次均加減）過矣當辨者八也歲塡熒惑以本天爲全數日行規（西厤名日天）爲歲輪（厤指）

（又名伏見輪）故測其遲疾留退而知其去地遠近考於厤指數不盡合當辨者九也熒惑用日行高卑變歲輪大小理未悖也用自行高卑變歲輪大小則悖矣太白交周不過二百餘日辰星交周不過八十餘日厤指皆與歲周相近法雖巧非也當辨者十也語云步厤甚難辨厤甚易蓋言象緯森羅失得無所遁也據彼所述亦未嘗自信無差五星經度或失二十餘分（西法一十二分）躔離表驗或失數分交食值此當失以刻計淩犯值此當失以日計矣故立法不久違錯頗多余于厤說已辨一二乃癸卯七月望食當既不既與失食失推者何異乎且譯書之初本言取西厤之材質歸大統之型範不謂盡嚮成憲而專用西法如今日者也余故兼採中西去其疵類參以己意著厤法六篇會通若干事考正若干事表明若干事增葺若干事立法若干事舊法

雖舛而未可遽廢者兩存之理雖可知而非上下千年不得其數者闕之雖得其數而遠引古測未經目信者刖見補遺而正文仍襲其故爲目百幾十有幾爲文萬有千言非敢妄云窺其堂奧庶幾初學之津梁也或曰子雲稱洛下爲聖人識者非之嗣是名厤代興業愈精而差愈見徒供人之彈射子今法成而彈射者至矣曰培岡阜者易爲高浚谿谷者易爲深夫厤二千年來差愈見而法愈密非後人知勝於古也增修易善耳或者以吾法爲標的則吾學明矣庸何傷

測日小記自序

說者曰推步而得之不如仰觀之易也此殆有爲言之而耳食者以爲信然幾何不爲陳言所誤耶余謂步厤固難驗厤亦不易何也天學一家有理而後有數有數而後有法然惟創法之人必通乎數之變而窮乎理之奧至於法成數具而理蘊于中似乎三尺童子可以運籌而得然達人穎士猶或畏之則以專術之賾糾繆千端不可以一髮躁心浮氣乘於其閒所以塗本坦夷而卻步者嘗多也若夫驗厤則垂象昭然有目所共覩密者不可誣以爲疏疏者不可諟以爲密雖謂之易也可然語其大概則亦或得之矣其如薄食之分秒加時之刻分之不可決之于目斷之于意乎本論專爲交食故不及曛離陵犯故非其人不能知也無其器不能測也人明于理而不習于測猶未之明也器精于製而不善于用猶未之精也人習矣器精矣一器而使兩人測之所見必殊則其心目不能齊也心目一也一人而用兩器測之所見必殊則其工巧不能齊矣工巧齊矣而所見猶必殊則以所測之時瞬息必有遲早也數者之難誠莫能免其一也即不

然而食分分餘之秒果可以尺度量乎辰刻刻餘之分果可以儀晷計乎古人之課食時也較疏密于數刻之閒而余之課食分也較疏密于半分之內夫差以刻計以分計何難知之而半刻半分之差要非躁率之人粗疏之器所可得也倘惟仰觀是信何時不自矜何時不自欺以爲密合乎故曰驗厤亦不易也重光作噩仲秋辛巳朔食法具五種算宗三家或行于前代或用于當今或修于朝宁或潛于草澤莫不自謂脗合天行及至實測雖疏近不同而求其纖微無爽者卒未之覩也于此見天運淵微人智淺末學之愈久而愈知其不及入之彌深而彌知其難窮縱使確能度越前人猶未足以言知天也況乎智出前人之下因前人之法而附益者乎平情而論創法爲難測天次之步厤又次之若僅能操觚而即以創法自命師心任目撰爲

鹵莽之術以測天約略一合而傲然自足胸無古人其庸妄不學未嘗艱苦可知矣謹記辛巳朔測日始末如左

大統厤法啟蒙

凡例

一日躔五星所注度分皆從晨前夜半爲斷惟月離日出入時度分以晨昏二字別之

一推步皆依舊法無毫釐增損

一監厤舊不注分但七政一日有一日之行時刻有時刻之行或一度界在兩日（歲填熒惑以及太白辰星遲行留退日數更多）或二度三度同在一日之內（辰星多至四度月離多至十五六度）若止據子正注度其餘時刻所躔宿度每每誤用今度下備錄餘分即得一日所行若干度分并知某時某刻換度換宿矣

假如本年正月甲申日躔虛八度八十三分乙卯日躔危初度八十四分若止據虛八度之文雖至甲申夜子猶未覺其爲危度也今備錄兩日度下餘分得本日日行一度零二分用乘除法得寅正初刻日躔虛九度寅正一刻日躔危初度一刻下餘分似屬可緩然於升降度所關不細今備錄之

一定兩弦監厤不注時刻若在日出分以下者皆退一日今按弦望時刻亦不可缺其退日注厤者皆增夜字以別之

一四餘皆緣日月躔離而生實無星象可指或言氣爲月華孛爲彗孛者妄也近世有論天無紫氣者支分縷析反覆十有餘條辨則辨矣然氣失於閏本非無因但年遠數盈苟不探本窮源未易修改況合氣與朔而成閏是以有氣不可無朔術家棄朔而存氣端緒已失故糾紛而不可理余向推陽朔一行爲修改紫氣之根而草野無制作之權未敢輕以問世

一監厤所注四餘交宿過度之日皆以本日晨前子正爲主余添以刻分似先一日然實與舊同無所更張也

一監厤本於郭守敬昭代元監正劉中丞略加增損至今三四百年氣朔躔離未免有先後之差余推候二十餘年成厤法六篇與舊法頗有異同而驗諸乾象庶幾不致疏遠然草野無制作之權未敢輕以問世

曉庵雜著

厤策

古之善言厤者有二易大傳曰革君子以治厤明時子輿氏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厤之道主革故無數百年不改之厤然不明其故則亦無以爲改憲之端太初以來治厤者

七十餘家莫不有所修明當時亦各自謂度越前人而行之未久差天已遠往往廢不復用何也是在創法之人不能深推理數而附合於著卦鍾律以爲奇增損於積年日法以爲定或陰用前法而稍易其名或偶悟一事而自足其知欲其永久無弊豈可得哉執事以新法既非舊法未必無誤而博訪於草澤也此正愚所樂得而縷陳者也欲知新法之誠非須核其非之實欲使舊法之無誤宜釐其誤之繇然後天官家言在今可以盡革其弊將來可以益明其故矣舊法之屈於西學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者之無其人也今考西厤所爭勝者不過數端疇人子弟駭於刱聞學士大夫喜其瑰異互相夸耀以爲古所未有孰知此數端者悉具舊法之中而非彼所獨得乎一曰平氣定氣以步中節也舊法不有分至以授人時四正以定日躔乎一曰最高最卑以步朓朒也舊法不有盈縮遲疾乎一曰眞會視會以步交日也舊法不有朔望加減食甚定時乎一曰小輪歲輪以步五星也舊法不有平合定合晨夕伏見疾遲留退乎一曰南北地度以步北極之高下東西地度以步加時之先後也舊法不有里差之術乎大約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詳於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學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竊取其意詎能越其範圍就彼所命創始者事不過如此此其大略可覩矣至於日刻之改天度之殊則習於師說而不能變通反以伐能爭勝齟齬乾異已不知果何關於疏密乎且新法布算悉用厤表日行惟一而日躔表與五緯表差至五十五秒月轉惟一而月離表與交日表差至二十三分日差惟一而日躔與月離各具一表則躔離安得合天加時安得晝一乎是

以辛丑臘月晦辰新法非朔而謂朔癸卯七月望食新法當既而不既其爲譌謬昭然共見不可掩也夫新法之戾於舊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於舊法如彼然則當專用舊法乎而又非也元氏之後載祀三百未經修改法雖盡善安能無弊故年遠數盈則麻元四應或弗協也交限失眞則薄食分秒未可定也緯度不紀則淩犯或弗密也朓朒過强則朔望加時有無難預期也至如五星段目昔人止錄舊章黃道辰宿迄今獨用辛巳何可以爲定法乎若是則何從而可從乎天而已古人有言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法所已差固必有致差之故法所吻合猶恐有偶合之緣測愈久則數愈密思愈精則理愈出以古法爲型範而取才於天行考晷漏審圭表愼擇人詳著法則異同之見漸可盡泯成憲一定不難媲美羲和高

出近代矣

附錄

先生乙酉以後忍飢杜門歷二十餘年如一日中年得末疾兩手幾廢疾病纏綿年五十五遂卒嘗作天同一生傳以自託略曰天同一生者帝休氏之民也治詩易春秋明律麻象數家貧不能多得書得亦不盡讀讀亦不盡憶間有會意卽大喜雀躍往往爾汝古人所謂詩文不必求工率意而出盡意而止帝休氏衰乃隱處海濱冬絺夏褐日中不爨意泊如也惟好適野悵然南望輒至悲歎人皆目爲狂生生曰我所病者未能狂耳因自命希狂號天同一生天同一云者不知其所指愚聞諸故老東望若水西望虞淵有天同一之區蓋生之所居云丁子復撰傳

先生治麻務求精符天象不屑屑於門戶之分卒後潘次耕從

其家求得遺書始見稱於世梅勿庵初從徐圃臣鈔得圖解爲訂其缺誤而爲之序既又從張簡庵得厤法並所定大統法及三辰儀晷加以評論合名爲王寅旭書補註勿庵撰交食管見所論測所虧邊數以定食甚方位亦取先生說也（杭世駿撰梅文鼎傳　勿庵厤算書目）

梅定九曰鼎嘗評近代厤學以吳江爲最識解在青州以上（勿庵厤算書目）

又曰從來言交食只有食甚未及其邊惟王寅旭則以日月圓體分爲三百六十度而論其食甚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爲推演其法最爲精確（梅文鼎與潘耒書）

又曰王書用法精簡能深入西法之堂奧而規其缺漏如所謂恆星定而歲實消則歲差不宜爲定率日食當用月次均諸說皆直抉其微以視徒守古率輒攻西說者大有逕庭（圖解序）

丁小鶴曰先生以不世出之姿際明末造韜晦而無所試所與游皆一時遺老桐鄉張楊園崑山顧亭林交最篤亭林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我不如王寅旭其傾倒至矣嘗讀先生詩有云志意皦皦乎雖與寒冰比潔可也（丁子復撰傳）

曉庵交游

張先生履祥（別爲楊園學案）

顧先生炎武（別爲亭林學案）

潘先生檉章（別見亭林學案）

徐先生發

徐發字圃臣嘉興人以諸生入國子監授詹事府錄事改運判

父世湜精天算之學先生承其緒考驗十餘年撰天元厤理十一卷首曰原理論天道日月五星所以運行之故博引羣書證以己說次曰考古據竹書紀年甲子證班固厤法之非又謂漢人所謂三正非古之三正行夏之時宋人誤註行夏之建其言甚辨三曰定法取大統法稍變歲實以上合天元四甲子朔旦冬至爲厤元復以經傳註疏言天者半多承謬別撰註疏辨證他著又有清引亭稾嘉禾續古百詠參畸人傳嘉興府志

清儒學案卷三十一終

竹垞學案

天津徐世昌

顧亭林嘗曰文章爾雅吾不如朱錫鬯四庫著錄經義考謂其博識多聞學有根柢復與顧炎武閻若璩頡頏上下凡所撰述具有本原蓋其學派亦略與顧閻相近以博通矯奔陋之習開考證之先不僅以詞章著也述竹垞學案

朱先生彝尊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明大學士國祚曾孫生有異稟書過目能覆誦雖世相家清貧特甚見世亂舍舉業肆力古學長而出游秦載經史自隨南踰嶺北出雲朔學益博名益高康熙己未以布衣舉博學鴻詞召試一等授翰林院檢討與修明

史充日講起居注官典江南鄉試入直南書房坐私攜鈔胥入內錄四方經進書爲掌院學士所劾降一級逾數年復原官未久卽乞歸家居數年卒年八十一先生博洽多聞通諸經其論書謂書百篇皆掌之外史諭之行人孔子非有損益於其間又辨古文孔傳之僞而謂書序先出漢孝武時卽有之其論詩謂孔子未嘗刪又謂毛詩序本乎子夏門弟子授受閒有補師說之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其論春秋謂魯史舊文不過述一國之事周官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合之自孔子始故述也而謂之作具詳所撰諸論中皆實事求是不輕附會晚著經義考博採晚周先秦以來下迄有明諸說經之書卑其綱要錄其序跋及諸家平騭分爲存佚闕未見四類使二千年傳經原委一一可稽號稱詳贍在明史館七上總裁書論定凡例訪遺書請寬其期毋如元史之迫於時日多所乖謬又辨明革除時事野史不足信舉十二證又謂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不可先存門戶之見又謂崇禎朝無實錄朝中朋黨將帥愛憎賢否不分家錄野紀不足憑宜用太宗世祖兩朝實錄互證世皆以爲有識考證之學雖非如同時閻潛邱毛西河之專家而網羅宏富持論和平集中序跋諸作論者謂在黃伯思樓鑰之上爲文雅潔淵懿根柢盤深詩與王漁洋並峙爲南北兩大宗所著有經義考三百卷日下舊聞考四十二卷明詩綜一百卷詞綜三十八卷曝書亭集八十卷並行於世五代史注瀛洲道古錄則草創未成者也

參史傳　先正事略
四庫提要　曝書亭集

文集

書論一

書何以終費誓秦誓也說經者曰周之衰孔子有望于魯矣魯之衰孔子有望于秦矣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免猶不能廢人事焉噫是非儒者之言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于四方鄭氏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蓋書之名既達矣又慮其久而昧其義也乃命大行人九歲則諭書名然則百篇之書皆掌之外史而諭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芟夷翦截黜除之也謂芟夷翦截黜除之者孔安國之序之文之僞也司馬遷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而班固亦云序書則斷堯典書也者孔子非有損益于其間特序之而已夏之書終以嗣征周之書終以費誓秦誓無以異也周公作多士載于周書魯公作費誓亦得載于周書無以異也且夫平淮徐一也召穆公程伯休父江漢常武之篇錄于詩安在費誓之不可錄于書悔過一也衞武公賓之初筵列于小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于周書以無足異之事而必謂聖人有心于望周望魯毋乃類于讖緯之說乎秦師之襲鄭也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譏其輕而無禮繆公蓋聞之矣其作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則悔之之深匪徒以違蹇叔爲憾也意其封殽尸而還必告捷于天子而陳其誓辭遂得掌于史而達之四方雖末由得其詳而要非孔子有意以秦誓終周書則可信已

書論二

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顥董鉄諸儒是也謂歷代史官轉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

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論謂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由是九峯蔡氏作書傳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于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傳並出不知漢孝武時即有之此史遷據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于書小序有注見于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傳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攷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于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自愚論之周官外史之職掌達書名于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也古矣

詩論一

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于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蘩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于騶虞采蘩采蘋則存之于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

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驁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祁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蒙叟安能徧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

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于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蒙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于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闕獨多也且夫六詩之序自周官魯之次周商之次魯不自孔子始也而後之論者若似乎私其宗國存其先祖而然尤刺繆之甚矣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今以太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教瞽矇之所諷誦輒取篇章句字而刪去之是變禮易樂也若移秦于魏唐之後檜後于陳豳後于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必更之噫衰周之際禮不期于壞而壞樂不期于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考求之不暇而豈其刪之以自取不從之罪哉

詩論二

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鷄鳴讒一作悅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于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傳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傳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

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于子夏子夏授詩于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侯宏之序以爲序乎

春秋論一

春秋之義莫大乎正名何以正之正之以天子之命而已列爵有五公侯伯子男天子所命也其進也惟天子得進之其黜也惟天子得黜之孔子特據之以大書于策以明天子之命故邾

附庸也而進爲子滕薛來朝侯也其後滕降爲子薛降爲伯州虞郭小國也而稱公杞本公也而或降爲侯或降爲伯或降爲子或復爲伯他若于葵邱宋以公而稱子于温于召陵陳以侯而稱子傳者見稱名之有異因之據例發義于宋于陳則云在喪未葬也于州于虞于郭則云非爵也于杞則云用夷禮也夫曰未葬稱子則桓公十有三年衛之宣公未葬而書衛侯成公三年宋之文公衛之穆公皆未葬而書宋公衛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既葬矣而盟于洮書衛子是稱子不係乎葬不葬也夫謂舍國滅國被執雖生齊之于死故稱公則紀侯大去其國不當復書侯譚子弦子温子夔子沈子胡子不當復書子小邾子執于宋徐子執于楚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執于晉皆不得復書會也其曰杞成公之卒賤之終其身也文公之來盟既

已賤之矣其卒復書伯其義何也成公文公之書子也以其用
夷禮雖大曰子也其先公降而侯侯降而伯其義何也之眾說
者皆由尊聖人之過謂聖人可以意予奪之進以示褒黜以示
貶測之愈深而離之益遠矣方周未衰諸侯不享覲者一貶其
爵再削其地至于不朝者三則六師移之迨後戰于繻葛敗績
于貿戎而成周之禾温之麥可芟而踐六師既不能移土地又
不能削惟爵號之存猶可操其柄則因其罪貶之當日之諸侯
未肯降心以從天子之命其盟會慶弔來告于宗國必仍其舊
而莫之改孔子則因其時而考其事書其爵以正其名凡王之
未嘗黜者雖州虞之細猶得稱公其既黜者杞雖二王之後迭
降爲子俾知王命之不可犯僭稱之不足恃以取信後世而當
時之亂臣强國知所懼焉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曰然則宋陳
稱子不以在喪未葬歟曰諸侯卽位必命之天子既葬而稱子
未受命于王也受命矣則雖未葬可以書爵宋公衛侯是也子
言之矣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夫以君之所司而
在下之權得以進退予奪之則孔子先自處于無王何以使亂
臣强國知懼而示信于後世乎顧羣儒之說猶紛紛附會之不
一此乃孔子所云罪我者也

春秋論二

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三月天
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公薨于小寢
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四
年冬十有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及
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八年秋八月天王崩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者曰非禮也喪事無求求之非正也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曰此失孔子之意矣周自東遷以後其君非有幽厲之行其臣非有榮暴之殘其號令政教以晉楚之彊請隧問鼎折以王章天命之不可犯未嘗墜文武成康之訓而于同姓異姓之國結好諭志交福贊喜致禮其禮未之有廢顧諸侯之事天子禮反闕焉孔子從而書之苟失禮于王室魯雖父母之國不少爲尊者諱俾後之覽者因年以考事則是非自見焉耳夫平王之與隱公既賵及其先公矣又推及其先公之母襄王之與文公既使叔服會葬其先公矣又使召伯會葬其先公之母其生者被錫命之榮其死者復有含賵之贈周之于魯其禮不爲不備矣禮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在十二月而榮叔以正月至其葬也在三月而召伯即以是月至未嘗後期也魯之于周則不然平王之崩三月來告至秋而未之賻襄王之崩八月來告至改歲及春而貨未之歸夫人有德于己猶不可忘況施及其親又其事在數歲之內朋友之義無施不報況出天子之賜而一旦忘之是魯之無禮爲已甚矣周之嗣王若置不問以宗國不共弔葬四方諸侯將從而效之何以號令于上而奔走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來求及襄王之喪魯使非其人弔又不至於是毛伯以上大夫即前錫命之使臨之書曰來求云者猶夫齊桓之責包茅不入于楚也昔孔子從祭于魯膰肉不至而行孟子曰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周雖貧豈藉魯之金以襄大事哉孔子之作春秋志在尊王而已尊王故于王室之文有美而無刺羣儒未究其義于宰咺譏其緩于榮叔譏其兼之非禮于召伯譏其不及事至謂來

聘錫命皆非禮之正是周之備禮無一而是也石尙之來歸賑也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夫不以久不行禮致譏而反責備禮之非是信羣儒之說則春秋徒周之謗史爾安在其爲聖人尊王而作乎曰求金與賻非譏子言則然矣求車何爲者曰古者諸侯以其國之所有時獻于天子義也桓公八年天王嘗使家父來聘矣至十五年求車仍以家父爲使魯或前此者許而未之獻故卽以奉使之人責其失信史蓋諱之而沒其文也

春秋論三

所以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莫善乎春秋昔者魯之文姜通乎齊襄遂啟彭生之禍而且孫于齊享于祝邱會于禚于防于穀甚至如京師其游敖也無餙當時國人傳聞桓公有同非吾子之言罔不疑莊公爲齊侯之子將使主魯祀者莫信爲周公之後國惡孰大于是孔子有憂之從而辯焉不可也諱之則疑者益甚乃爲著其事于春秋桓公六年九月書曰子同生是已先是桓三年文姜歸魯齊侯出疆送其女桓會于讙而親受之昏禮之始不爲不重矣逾三年而生莊公莊公生十二年而桓公始會齊侯于濼爲之特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足信會濼以前文姜未嘗一至齊而莊公之生在文姜來歸後三歲其爲魯君之子不待辭說而顯可以彰諸百世無惑此世子之生前乎此者不書後乎此者不書惟于子同生書之噫易芊以黃易嬴以呂易司馬以牛其事或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祛惑史沒其文斯人之疑者益甚然後知春秋之爲功世道者大也

春秋論四

以春秋爲春秋述也而謂之作何與古者列國各立之史魯之
克也衞之魚也虢之鼜也晉之蘇也黯也趙也狐也墨也咸書
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晉之乘也宋鄭之志也楚之書也檮杌
也燕齊魯之春秋也孔子既得百二十國寶書非不欲成東周
一代之史有柱下之老聃在不敢專也蓋嘗讀春秋於老聃之
前矣聃也踞竈觚而聽之又得邱明爲之傳于是作春秋之志
乃定原魯史舊文不過所述者一國之事爾周官邦國之志小
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莫有刪裁會粹而合于一者合之
自孔子始前乎此者無之故言作也譬諸後世紀輿地者一縣
之志有焉一州一郡一路之志有焉其分十三布政司撰者謂
之通志是與百二十國寶書同也十道九域大一統之志則竊
取孔子春秋之例者也合百國之春秋以奉君天下一人之垂
法禮樂征伐雖出自諸侯大夫而書天王以正其名書王正月
以謹其始無異出自天子斯則天子之事矣乃或者以書爵書
人書名書字書月書時進退予奪之權孔子悉得而主之凡此
亦何預重輕不過就舊史之文仍之已爾或又以爲春秋孔氏
之刑書不知王迹熄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特存其溫柔敦厚
之遺意非過爲刻深之文也噫之人也之說也豈深于春秋者
哉

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彝尊來自田閒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命以
來憢憢惴惴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猶幸
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局逾月矣顧未見體例頒示竊
有所陳造門者再未值歸沐之暇敢奏記於左右歷代之史時

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
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爲
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
唐之孝明宋之眞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遷而
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麥一角
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
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
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游幸金之交聘
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
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
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
或爲之傳或爲之表釋老一也或爲之志或爲之傳餘如天文

五行或分爲二職官氏族或合爲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
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
之奪門宜何以書躋興獻王於廟存之則爲無統去之則沒其
實宜何以書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
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
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廠衞詔獄廷杖瞭之宜何以書
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朵顏之三衞曾入圖版旋復棄之
又藩封之建置衞所之參錯宜何以書至於上司之承襲順者
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
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
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
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覲顏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

置不錄難乎免於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紕謬彝尊不敏麤舉大綱伏希閣下不遺葑菲之末而垂采焉示之體例俾秉筆者有典式譬諸大匠作室必先誨以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揆度崇庳修廣始可無失尺寸也矣惟閣下垂察幸甚幸甚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采書之議閣下既信鄙言行之將來史館不患無書考證矣獨是體例猶未見頒而同館諸君紛紛呈列傳稾於掌記館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將閣下之命謂元史纂修不過六七月告成具稾宜速此則彝尊之所不識也昔干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寧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叢目草卷草卷責之范夢得積至四丈截爲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爲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爲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爲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劭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三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爾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既有速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

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爲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汸陳基胡翰貝瓊高啟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軼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伏惟閣下幸勿萌欲速之念當以五年爲期亟止同館諸君勿遷呈稾先就館中所有羣書俾纂修官條分而縷析瓜區而芋疇事各一門人各一冊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續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爲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運以文筆刪削卷成一篇呈之閣下擇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則閣下點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稾焉夕當更此呈一稾焉彼或異若築室於道聚訟於庭糠麩雜揉嵌罅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志傳書出兩手吳縝猶起而糾其繆況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稾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劉知幾曰書彼竹帛事非容易閣下勿易視之幸少寬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率率必改圖焉倣貞觀治平之遺法而後可爾

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昨過高齋值閣下他出閽者延客坐案有閣下手疏史目蓋體例初稾取而誦之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閣下講明正學探洛閩之淵源欲爲道學立傳固宜然彝尊竊以爲不必也傳儒林者自司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偁撰東都事略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爲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爲道學又以同乎

洛閩者進之道學異者寘之儒林其意若以經術爲麤而性理爲密朱子爲正學而楊陸爲歧塗歟寓軒輊進退予奪之權比於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備故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爲義大矣非有遜讓於道學也且明之諸儒講洛閩之學者河東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數人薛公立傳當在宰輔之列今取餘子標爲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則莫若合而爲一於篇中詳敘源流所自覽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書所云體例不必沿襲者也狂簡之言不知所裁惟閣下審擇之

附錄

先生議孔廟禮樂謂太學天子主之天子之學宜行天子之禮奏天子之樂又議曲阜設官當用東野氏以周公之子孫治孔子之里議孺悲當從祀謂悲親傳禮於孔子學者毋泥論語之文疑悲不在弟子之列議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謂康成注經引緯皆取其醇者朱子注楚辭九峯蔡氏注書亦皆引緯不當以此議康成其後升孔廟爲大祀而康成復從祀蓋先生之說已有行之者

文集

經義考初名經義存亡考後以棻竹聚樂淡生一齋諸目所藏及同人所見世有其本者列未見一門又有雜見於諸書或一卷或數條列闕書一門乃定名曰經義考先刻一百六十七卷至乾隆中盧雅雨爲補刻一百三十卷其書首御注勅撰次十

四經經義次逸經次竢緯次擬經次師承次宣講立學次刊石次書壁次鏤板次著錄次家學而以自序終焉宣講立學家學自序四門已闕十四經者十三經廣一大戴禮也康熙四十四年聖祖南巡先生迎駕召見於行殿進呈所著經義考温諭褒奬賜御書研經博物扁額時年已七十七矣（經義考序跋）

先生修明史數上書總裁多見採用後直南書房尋罷職其所編輯可考者有文皇本紀（見上總裁書）文苑諸傳（見文集中清末有手稾流傳大致相出入）

先生序徐章仲五代史記注云予年三十即有志注是書引同里鍾廣漢爲助廣漢力任鈔撮羣書凡六載攷證十得四五俄而廣漢卒於都城逆旅檢其巾箱遺稾不復有後從雲中轉客汾晉歷燕齊所經荒山廢縣殘碑破冢必摩抄其文譬拓之考其與史同異又薛氏舊史雖佚其文多采入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兼之十國分裂識大識小有人自分編晉成書可與劉裴鼎足通鑑以後討論明史是編置之笥中歸田視之則大半爲壁魚穴鼠所齧無完紙矣撫躬自悼五十年心力付之永歎

文集

先生謫官後居京師撰日下舊聞捃拾載籍及金石遺文會稡之分十一門曰星土曰世紀曰形勝曰宮室曰城市曰郊坰曰京畿曰僑治曰邊障曰戶版曰風俗曰物產曰雜綴而以石鼓考終焉所抄羣書凡千四百餘種（自撰日下舊聞序）

先生慨明詩自萬歷後作者散而無統輯明詩綜百卷於公安竟陵之前詮次稍詳若啟禎死事諸臣復社文章之盛亦力爲表揚之其自序云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閒綴以

詩話本事期不失風人之旨國史文苑舊傳
先生富於藏書得項氏萬卷樓殘帙又借鈔於史館及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錢塘龔氏積至八萬卷皆觀其大略子昆田亦能讀之自編曝書亭著錄八卷分八門曰經曰藝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說自撰曝書亭著錄序

竹垞家學

朱先生彝鑒

朱彝鑒字干里竹垞弟精篆法善畫工藝事嘗聽經師講詩小戎章誚其昧於車制乃創木爲小戎市絹八馬御輪執轡欲觀者示之有笏在堂遺稾參曝書亭集周篔墓表

朱先生昆田

朱昆田字文盎號西畯竹垞子承家學從至京師以才名時稱爲小朱十助父撰日下舊聞補其闕遺工詩有笛魚小稾十卷附曝書亭集後參竹垞日下舊聞序高層雲撰笛魚小稾序

朱先生稻孫

朱稻孫字稼翁文盎次子以文學世其家康熙季年客太倉王相國掞邸中相國爲春秋傳說彙纂總裁引稼翁爲助稼翁出家藏書二百七十餘家以資考訂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著有六峯閣集參嘉興府志

竹垞弟子

盛先生楓

盛楓字藕宸嘉興人竹垞之甥著嘉禾徵獻錄述嘉興有明一代人文竹垞撰禾錄述鄉里風土謂其書足以相輔又姚東明字竹友秀水人徐懷仁字元仲王浤字上濤鄭邁字序周戴錡

字坤釜並嘉興人朱丕戴字愷仲竹垞從孫東明懷仁浤錡丕戴皆有集參嘉興府志縣志

竹垞交游

顧先生炎武別爲亭林學案

閻先生若璩別爲潛邱學案

毛先生奇齡別爲西河學案

曹先生溶

曹溶字潔躬號倦圃平湖人居秀水明崇禎丁丑進士入清歷官戶部侍郎左遷山西按察副使裁缺歸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又薦修明史皆未就家多藏書愛才若渴四方之士倚爲風雅宗主著有續獻徵錄五十輔臣傳靜惕堂詩文集參國史本傳檇李詩繫

徐先生善

徐善字敬可嘉興人父世溥明季官隨州知州死難先生棄科舉研經學撰徐氏四易一曰天易闡圖書也二曰羲易敘八卦也三曰商易辨十辟也四曰周易明四正八交之旨也書成竹垞爲之序又撰春秋地名考就正於竹垞亦爲之序其書中從帝王世紀以召公爲文王庶子竹垞不以爲然貽書詩之後其書爲高江村士奇刻行改題士奇名又有藕谷集周髀密法會通弧矢六宗疏容圓寶珠網璇室洞詮諸書卒門人私謚孝靖先生參嘉興府志縣志曝書亭集

李先生良年

李良年初名法遠字武曾嘉興人與竹垞交最親同治古文於詩持律甚嚴取中晚唐及宋元諸集別出機杼同至京師才名

益著一時稱爲朱李同舉博學鴻詞未與選晚佐徐尚書乾學修一統志於洞庭山著有秋錦山房集兄繩遠字斯年弟符字分虎皆工於文辭時稱三李繩遠有尋壑外言符有香草居集時同里閈以文學稱者又有譚吉璁字舟石竹垞之姑子舉博學鴻詞未與試官至山東登州知府著有爾雅綱目嘉樹堂集肅松錄延綏鎮志吉璁弟瑄字左羽康熙己酉舉人官禮科給事中有涵萬樓疏稾周篔字青士布衣以詩名著有采山堂集詞緯今詞綜析津日記投壺譜篔弟篁字林於有鷗堂集王翊字介人布衣有秋槐堂集沈進字山子著有藍村集文言會粹行國錄張雍敬字簡庵明厤算著有定厤玉衡杓垞頗稱許之從宣城梅勿庵文鼎講論有宣城游記又有蓋天算法恆星考春秋長厤考西術推步法弦矢立成諸書 參曝書亭集 嘉興府志 縣志

鄭先生元慶

鄭元慶字子餘號芷畦歸安人廩貢生從父駿孫遂於易禮自幼卽傳其業幷通史傳及金石文字覃思著述期有用於世毛西河胡東樵及竹垞先生皆折行輩與之交家貧出游四方混跡幕府張清恪嘗欲薦之而不得其後詔開博學鴻詞科及三禮館李穆堂輒謂全謝山曰如芷畦之治經博物眞其選也惜死矣其生卒不可攷雍正己酉追作西河竹垞合像記自云不能握筆令子代錄蓋已病風矣著述甚富曰禮記集說七十卷意在續衞正叔之書糾陳雲莊之誤者也石柱記纂釋五卷唐設五縣記遺其二竹垞先生撫補德清武康二縣事而先生考證之號爲博贍者也又有詩序傳同異周禮集說家禮經典參同官禮經典參同喪服古今異同攷春王正月攷卷數未詳大

都散佚其湖錄一百二十卷爲重修府志張本徧游七屬博訪故家補訂舊缺駁難辨正時歷八年稾凡六易生平精力殫於是書後之爲府志者大半宗之而原稾零落惟存經籍一門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卷代傳澤洪作者也故所撰小谷口荅蕞今水經學兩河薛鏡七省漕程皆附見其中其書體大思精凡從事治河者莫不奉爲圭臬少時有廿一史約編之作後頗悔之然亦盛行於世參盛百二撰傳　全祖望撰墓石志　劉承幹禮記集說跋

禮記集說

王制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愚按孔疏礿禘烝嘗皆指時物而言之竊意時祭不備物凡鼎俎鉶芼各有限制四時不異唯豆籩庶羞爲籩人醢人所掌則每及他物如膷鱐胖臐麷賁蔆芡之類各得以時物實之如春薦韭夏薦麥秋冬薦黍稻與夫月令薦鮪薦含桃之類皆非時祭所辨孔疏所謂祭品鮮薄云云殆指庶羞言之與然而礿禘烝嘗之名恐未必定因物之成與不成也　公羊傳爾雅並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礿說文玉篇因之說文無禴字玉篇云禴同礿據此則此記春礿之礿當爲祠字傳寫之誤也詩之禴卽公羊爾雅之礿古字通用也然夏祭既謂之礿矣而此記又謂之禘何也爾雅禘大祭也說文祫大合祭先祖親疎遠近也祫卽禘也故此記下文云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遂又以禘爲夏祭云且祫與礿聲相似也祫與禘義相同也故詩以爲禴公羊爾雅以爲礿而此以爲禘無非指夏祭而言之也禴祠烝嘗見於小雅小雅叶韻故以

夏先春祭統春祠夏禘與小雅不同郊特牲祭義皆云春禘又與祭統不同而與祭統之夏祭又同先儒或以爲三代之祭異名或以爲字之誤言人人殊蓋諸經所言四時之祭秋冬皆無異辭惟春夏互有不同吾得約言以斷之曰春祭曰祠不得言祠也夏祭言祠亦可言禴亦可言祫亦可言禘也惟郊特牲祭義言春禘則不可解耳至於字義祠說文春祭曰祠品物少文詞多也祠夏祭也玉篇亦曰春祭曰祠祠猶食也公羊傳夏祭曰祠也嘗說文口味之也玉篇亦曰口味之與嘗同烝說文火氣上行也玉篇亦曰火氣上行又進也冬祭也而鄭注祠薄也禴次弟也嘗者新穀熟而嘗之烝眾也又進也進品物也此王制之春祠夏禘秋嘗冬烝漢文帝時博士之文也或據先代之名或自爲之名以定爲制固不必求合於諸經亦不必求合於漢末之周禮而多爲考異之辭矣　西河先生謂時祭定月經無明文竊以禮記考之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據此則禘祭之在季月明矣非但禮記爲證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胡傳曰有事言時祭時祭者夏祭之禘也諸侯禘一殖一祠是年祠祭故於太廟也春秋常事不書此不因有事書因襄仲卒而繹故書之宣公之禘禘於六月與明堂位祭統並同此又季夏禘祭之一大證據若周正建子改月改時六月建巳時維季夏魯禘如此則周禘可知禘如此則三時之祭皆在季月可知而況春秋所書歷有明徵禘祭既在六月則嘗祭應在九月烝祭應在十二月桓公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其先時者也

故胡傳曰志不時也八年正月已卯烝其後時者也故穀梁傳亦曰志不時也唯左傳昭元年十二月甲辰朔烝其及時者也據此則四時之祭皆在季月此又鑿鑿可據者焉得謂經無明文耶唯桓八年正月烝五月又烝與夫左傳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嘗定八年十月禘春夏兩烝禘嘗在冬月是皆不可解耳

祭法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愚按泰壇以祭天即郊也泰折以祭地即太社也泰折疑即太社之音訛　郊特牲曰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與此用騂犢正同然止言郊也周禮陽祀用騂犢陰祀用黝牲鄭注陽祀祭天南郊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此祭天祭地之

下云用騂犢何歟蓋騂犢者是周家尚赤貴誠之義豈祭地亦用騂犢乎然郊特牲明著之曰郊特牲而社稷皆太牢是祭太社不用騂犢也陸農師因謂此合祭天地又謂用騂犢當連下讀亦因周禮之文而致疑之新說曰用騂犢三字當在祭天也之下錯簡也此說亦通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曰祖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愚按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與王制同獨大夫之廟有三親而無太祖與王制異疑皇考之皇當爲祖字顯考祖考無廟當作皇考顯考無廟然後與王制盡同也古經傳寫訛字頗多鄭氏既知下適士顯考之顯爲誤而於皇字祖字獨仍其舊多方回護以爲周大夫之制恐未得爲通解矣天子諸侯之太祖百世不遷者也此去祖爲壇者去高祖之父耳孔疏乃云去祖謂去太祖也謬甚

喬先生萊

喬萊字子靜號石林寶應人父可聘明末御史以伉直著聲先生康熙丁未進士授中書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列一等授編修與修明史二十四年大考一等尋擢中允遷侍講轉侍讀會御史奏濬海口瀉積水河道總督靳輔上言濬海口不便請於邵伯高郵間置閘洩水復築長隄抵海口以束所洩之水使水勢高於海口則趨海自速下廷臣議多是河臣言先生疏陳河臣之議有四不可行聖祖是之議乃寢二十六年罷歸三十三年召來京旋卒年五十三著有易俟二十卷雜采宋元諸家易說推求人事參以古今治亂得失蓋誠齋易傳之支流詩文有應制集使粵集歸田集子崇修字介夫貢生以學行聞雍正元年與蔡世遠王懋竑同召見授銅陵縣教諭著有樂玩齋集陶園集參史傳揚州府志

清儒學案卷三十二終

天津徐世昌

清儒學案卷三十三

天津徐世昌

健庵學案

康熙朝文治昌明儒臣承流宣化其最著者提倡理學則有熊孝感薈纂羣經則有李安溪而健庵博識多通史學輿地禮制掌故延納眾長規模閎大乾嘉學派之先聲於此肇焉述健庵學案

徐先生乾學

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崑山人康熙庚戌一甲三名進士授內宏文院編修遷贊善充明史總裁累遷侍講侍講學士詹事內閣學士直南書房從容文墨屢有獻納受聖祖之知特諭吏部遇外任巡撫與桐城張公英俱勿推以寘左右備顧問也擢禮

部侍郎在部一切禮制酌古準今有不便者多所釐正皇太子出閤講學諸大禮儀及北海祀典俱所手定兼充一統志會典明史三館總裁又被命纂輯鑒古輯覽古文淵鑑二書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逾年授刑部尚書因湖廣巡撫張汧之獄牽連被搆事白疏請放歸田里上許解部事仍領各館總裁三日一直內廷會因子樹穀等考選科道爲副都御史許三禮所劾詔原之再上疏乞歸上允所請命攜書局卽家編輯疏言明一統志疏漏舛錯難以盡舉臣今博訪舊聞遺獻務期精核又言宋元通鑑明臣薛應旂王宗沐諸本或詳略失宜或考據牴牾或名姓互殊或日月闕謬臣請改修博採正史雜史及諸家文集參考同異辨正是非仍仿司馬光通鑑例作目錄考異彙爲一書俱依議行次年辭闕歸里設書局於洞庭東山延聘通儒耆碩從事編摩息者搆陷不已江督傅臘塔劾先生兄弟子姪上寢其疏山東巡撫佛倫又劾先生致書囑託前撫錢玨徇庇濰縣知縣朱敦厚坐落職尋又以嘉定知縣聞在上私派事牽連公子樹敏受餽論罪聖祖特諭內外臣工私怨相尋牽連報復逮於子弟殊非朝廷保全體恤之意諸相齮齕者始稍稍解書局既撤奉命續進所定草上久復思先生三十六年有旨召用已先一月卒遺疏入復原官年六十有九先生學博才贍當聖祖右文之朝凡大典禮大著作多出其手又宏奬士類眾流歸仰著述皆集眾長明史初以先生弟相國元文爲監修而先生分任總裁發凡起例之力爲多歸田後專主一統志告成進呈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成而未進後亦採其稾入四庫全書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爲古今言喪禮者最備之書欲并

修五禮未成集刊通志堂經解爲唐以後經說淵藪詩文合爲憺園集三十六卷參史傳韓菼撰行略

讀禮通考凡例

一是書之作大綱有八一曰喪期則以儀禮喪服篇爲主而凡古今之論服制者皆附見焉先倣國史之例撰表三篇自斬衰三年至緦麻三月以及殤服而國恤亦備載爲卷者二十有九一曰喪服古今五服制度及變除次第有圖有表爲卷者八一曰喪儀節則以儀禮之士喪禮既夕士虞禮三篇爲主而唐之開元禮宋之政和禮司馬氏之書儀朱子之家禮明之會典五書自疾病以至挽歌凡言喪之儀節者皆附見焉其歷代國恤之儀以類而從爲卷者四十有四一曰葬考凡葬次葬法以及祭墓而歷代山陵之制亦以類而從爲卷者十有三一曰喪具凡附於身附於棺周於椁者皆具載焉參考歷代品式一之以本朝制度爲卷者六一曰變禮本黃勉齋舊說六篇今并聞喪奔喪爲一篇又有緩葬渴葬改葬暨後世父母乖離不知存亡親柩被焚墓毀制服諸事各自爲類亦附於末爲卷者七一曰喪制本之古制以及今日通行之制有變古復古守禮過於禮不及禮違禮者并爲論次而二氏禮異俗禮亦及焉爲卷者十有一一曰廟制孝子報本追遠莫重於祭自王侯以迨士庶有圖有說悉爲詳考其制度爲卷者二總得百有二十卷而古今之喪禮略備矣

一儀禮十七篇其全言喪禮者凡四篇喪服士喪禮既夕士虞禮其不言喪禮而可爲喪祭之用者一篇特牲饋食禮其言宅而閒有及於喪禮者一篇聘禮也禮記四十九篇其全言喪

禮者十三篇檀弓上下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也其宅曲禮王制禮器玉藻大傳少儀諸篇有言及喪禮者復採之得數十百條大要儀禮一書載喪禮者十之四今於二禮之傳注凡諸家說有可採者莫不蒐入非但有資於喪禮幷於二書之精義頗有所發揮亦可爲經學之一助云

一先王之禮至後世而廢失殆盡其猶存什一於千百者喪禮而已卽古儒先之論說亦於喪禮頗詳蓋送死人之大事爲人子者自有同心也今是編之中不論禮之沿革說之同異莫不盡載蓋禮非一家之禮則說當備諸家之說若必專主其一而概棄其餘何以折衷至理厭服羣心故匪獨先王之巨典不敢少遺卽末俗之陋習亦不敢或漏凡以資人之採擇庶幾送死之禮得以考鏡焉

一是編之中上自王朝下迄民俗前自三古後迄於今凡簡籍中所載有及於喪禮者無不採入自知繁而鮮要然意主備考則其說不可不博云

一是編之作始於康熙十六年之春時居先太夫人之喪因有事於此書苦次先爲蒐輯又數年而輟簡以爲讀禮時所定也遂名之爲讀禮通考云

一是編之中有一事而兩見者如士喪禮小斂後易括髮免髽說一見於免髽篇一見於小斂篇前則欲考喪服之制度不可得而略也後則欲考行禮之次第不可得而刪也觀者審之

一是編之中有一條而經本同文今分見於兩處者如喪大記居倚廬數節其言居處則載廬室篇其言應對則載言語篇以

事既分門不容混載而無刖也有一語而幾處可載今止載一處者如雜記言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勉齋經傳通解分載虞祔練祥四處茲則但載於虞祭篇以義可總貫不必分析而始明也觀者審之

一是編之中採列諸家之說本以歷代前後爲次第而說取類從義貴條貫不無前後錯置者程子張子朱子之說例用大字以刖之或其說有未盡合者或義止訓詁者亦用小字諸家之說例用小字間有事關典制者亦用大字至於膚見臆說敢用大字意取標顯極知僭妄故低四格以示貶抑觀者原之

一古今議禮之家莫詳於晉亦莫善於晉其時廟堂之上學士大夫各執經以立論咸粲然可觀實後代所不及如後母之子爲前母制服及父母不知存亡子行喪制服之議事出創見禮所不及者亦皆辨之成理可爲後世遭變禮者之準如此之類咸爲採入以繼於禮經之後庶幾處禮之常者既有所考見而處禮之變者亦得以折衷云

一國恤儀注隋以前皆有之而書軼不傳唯後漢書頗載其說至許敬宗輩脩顯慶禮惑於孔志約蕭楚材之言削去國恤不載而蕭嵩輩脩開元禮因之故唐之國恤無可考猶幸杜氏通典載大唐元陵儀注其間始末頗備於今可考節目之詳者唯此而已迨宋之政和禮明之集禮亦復不載國恤今於宋則採宋史及文獻通考於明則採會典及歷朝實錄雖禮文未備其規模次第亦約略可覩矣茲編自國恤之外有山陵考與夫即位奠殯喪畢吉祭大喪廢樂國忌上陵神御皆國恤之類其它若神主廟制名諱之屬亦皆有天子喪制合而觀之而古今國

恤之禮亦盡萃於斯矣

一議禮之家古稱聚訟宜一以經爲斷然作者謂聖而有經述者謂明而有傳厥後師傳曹習注疏論辨各家雜然並興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經可信不敢舍經而從傳傳可信不敢舍傳而從各家然亦有經不足而不得不取之於傳傳不足而取之注疏論辨者輯書之法宜補偏救弊者此也經傳而下家是一說言人人殊其閒質之於理之所是反之於心之所安權之於時勢之升降迭變必有可行者焉有不可行者焉則劑量其曲直輕重從其可而不從其所不可輯書之法宜財成斷制者此也乃又有先後異宜堅白兩可從一說而未備執兩端以互形有若言六義則商賜分鑣贊一辭則游夏咋舌是不得不考詳臚數以俟秉禮之儒提衡異同折衷今古輯書之法宜有案而無斷者此也覽者詳之

一禮以義起亦與時宜方今內寔外謐之朝際此制度考文之盛律令既著其科條典禮復布於方策吉凶咸備葬祭有經文質彬彬曠越前古矣然而政殊沿革學辨源流行禮則崇尚本朝窮經則考詳百代是以孔子從周夏殷是監子輿言徹貢助均宜況乎以三禮爲經史志爲緯故專門之業注疏兼收歷代相承典章遞舉而歸極於國朝之掌故品物度數悉準現行定制譬夫一簣爲山亦若先河後海庶俾稽古者信而有徵居今者動而無過蓋尊所聞則嫻升降之端行所知則慄一王之制云爾

文集

脩史條議

太祖之興其官爵皆受之於宋如乙未四月授左副元帥丙申七月授平章政事己亥八月授中書左丞相辛丑正月加大尉封吳國公甲辰正月進吳王皆歷歷可考而實錄盡諱之今當悉爲改正不宜仍前譌謬

太祖實錄凡三脩一在建文之世一在永樂之初今所傳者永樂十五年重脩者也前二書不可得見大要據實直書中多過舉成祖爲親隱諱故於重脩時盡去之其實太祖御製誥令文集未嘗諱也今觀此書疎漏舛誤不可枚舉當一一據他書駁正不得執爲定論

太祖自受職於宋卽用龍鳳年號並不遵至正之朔今爲高帝本紀當以甲子紀年而至正及龍鳳之年數明疏於下可也

元末羣雄如韓林徐壽輝張士誠陳友諒明玉珍陳友定方國珍輩元史旣不爲立傳今所作諸人傳當詳列其事蹟不得過於簡略

後漢書公孫述隗囂諸傳卽繼於后妃諸王之後三國志袁紹劉表諸傳新唐書竇建德王世充諸傳其例亦然今作徐壽輝諸人傳亦當列於親王之後開國將相之前

元之遺臣如也速王保保雖元史已爲立傳然自遜荒之後闕而不書因元史卽成於是時也今當載其後事以備前史之遺

胡惟庸之獄人盡疑之然太祖刑戮大臣幾無虛月鋌而走險遂萌異圖亦情之所有豈謂盡無非千天命以救死也李善長陸仲亨輩謂其同逆則非責以知情不舉彼亦無辭不然昭示姦黨錄所列獄詞數十萬言罪實難貸事豈盡虛尙究當年之情實毋滋疑信之兩端

胡藍之黨公侯伯坐誅者四十餘人都督坐誅者二十餘人前有昭示姦黨錄後有逆臣錄皆當據實直書

宋潁兩公無罪而就誅夷千古所同慨今當直書其事不必爲隱諱之詞至開國公常昇本以藍玉之甥與玉同時伏法逆臣錄內姓名炳然而吾學編諸書謂與魏國徐輝祖同禦靖難師於江上不亦謬乎舉此一端前人之成書豈可盡信願共細心考之

太祖雖治尙嚴酷其殺人皆顯指其罪未嘗掩護乃實錄則隱諱太過而野史又誣謗失眞其最不可信者祝允明九朝野記張合臺閣名言趙可與孤樹哀談或云李默譔是也今當詳加考覈以爲信史既不可虛美失實又不可偏聽亂眞願以虛心覈其實蹟庶免佞史謗史之譏

明初之尙書責之至重視之實至輕如一部而官設數人一人而歲更數任致史不勝書今就洪武一朝考之大僚三品以上者共得三百餘人遍搜諸書其人得立傳者不過三四十人又率寂寥數語本末不具豈其人皆無可紀述大率爲太祖所殺故國史不爲立傳而其子孫亦不敢以誌狀請人遂爾湮沒不傳今當廣搜各郡志書及各郡志名宦傳以補其闕略不得但採獻徵錄開國臣傳分省人物考諸書致有疎漏

太祖所殺大臣有罪狀可指者實錄皆直書其事如張昶楊憲李善長胡惟庸陳寧開濟郭桓詹徽余煇輩是也其非罪見殺者則諱之如程徐陶凱薛祥滕德懋陳敬趙瑁王惠迪麥至德徐鐸輩皆死於非命前人所作傳多不得其實今當據實改正公侯伯既爲立傳子孫或襲爵或爲勳衞而有行事可紀者當

即附於祖父之後不必別爲立傳

諸王之襲封者其事蹟當附於始封者之後略仿世家之體若將軍中尉有賢而當立傳如睦樺謀墇輩即附於周王傳內劉向傳附楚元王後漢書有例也

諸王之生卒既具於諸王列傳又見於諸王世表似不必復入本紀致有重複之病

史之有志所以紀一代之大制度也如郡縣之沿革官職之廢置刑罰之輕重戶籍之登耗以及於兵衞脩廢河漕通塞日食星變之類既詳列於志不得復入本紀

本紀之體貴乎簡要新唐書文求其省固失之略宋元史事求其備亦失之繁斟酌乎二者之間務使詳略適宜始爲盡善今惟大典大政登諸本紀其他宜入志者歸之於志宜入表者歸之於表宜入傳者歸之於傳則事簡而文省矣前史具在尚其折衷

前人之成書其久行於世者（如吾學編皇明書史概開國功臣錄續藏書明良錄名山藏泳化類編等書）但可用以參觀未可據爲篤論蓋昔人之著作多書美而不書惡今茲之筆削既有褒而更有譏體自不同義當兼載毋執已成之書遂爲一定之見

史材之最博者無如獻徵錄人物考兩書然皆取之墓志行狀家傳郡乘率多溢美之詞未便據以立傳毋憚旁搜庶成信史

或曰作史之體原在採掇眾家其前人之書果事覈而文贍者即仍用舊文可乎曰可也遷固瞠壽皆如是也更有文家愛奇鑿空附會易助波瀾終乖事實如晉書所載煩猥頗多願懲其失務從雅馴

有卓然名世而間有微疵者既有行事之可議何妨瑕瑜之並存若爲賢者諱過亦當諱之於本傳而見之於他傳儻止有褒無貶何以取信將來

賞罰在一時褒貶在萬世故史之有作前賢比之衮鉞然使鉤稽冗瑣苛摘細微高下在心愛憎由己殊非忠厚之道則又劉知幾輩所深誡者也

諸書有同異者證之以實錄實錄有疎漏紕繆者又參考諸書集衆家以成一是所謂博而知要也凡作名卿一傳必徧閱記載之書及同時諸公文集然後可以知人論世

史傳之敍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古人嘗言之矣

有一事而數人分功者如順義之封內則閣部（內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趙貞吉中樞）外則督撫（督臣王崇古撫臣方逢時）皆有決策之勞者也如寇夏之征文則督撫（前總督魏學曾後總督葉應熊巡撫朱正色監軍御史梅國楨）武則總兵（李如松蕭如薰麻貴）皆有撻定之績者也不得專屬一人以掩他人之美當使彼此互見詳略得宜

建文出亡之事野史有之恐未足據其尤誕妄者史氏奇忠志忠賢奇祕錄二書是也史貴闕疑姑著其說而盡削從亡姓名不以稗官混入正史可耳

成祖刑戮忠臣其妻女發教坊者諸書所傳至不忍讀今亦不必盡汙簡册付之稗史已足遺譏

野史流傳不可盡信其最挾私害正者無如尹直之瑣綴錄王瓊之雙溪雜志支大綸之永昭陵編年史此皆小人之尤其言豈足憑據若夫伍袁萃彈園雜志吳亥之徵吾錄等類心雖無

他語實悖道尙其鑒別無惑浮言

有身居臺閣而著書乃甚紕繆者王守溪之震澤紀聞震澤長語陸貞山之庚巳編是也有名託國典而其實乃甚顚倒者陳東莞之皇明通紀黃司寇之昭代典則是也通紀一書實梁文康弟名億所作故多譽兄之辭毋以一家之私言致蔑萬世之公論

王司馬破蠻之功豈足贖罪張中丞楷假印之罪豈得掩功項襄毅之平荆襄或譏其濫殺余襄敏之城邊塞或議其罔功是非當以並存功罪不妨互見

奪門之事當以爲罪而不當以爲功如以徐石爲是則景帝之勒死何辜挺擊之獄當以爲功而不當以爲罪如以王之宋何士晉爲非則姦黨之口供難滅諒有定論毋俟多言

張桂之議禮祇以獻諛何曾知禮惟富貴之是圖遂名教之不顧誠小人之魁士林之賊他若議主繼統而意非逢君如王新建潘司馬希曾仍不失爲正人初雖藉爲顯榮後不因之附麗如熊冢幸淡黃宗伯宗明猶不失爲佳士若乃咆哮狂吠恣睢橫行如席張方桂黃紹霍輩難逃乎萬世之清議矣

前史之載文章者兩漢書爲多三國以至隋唐則已少矣至宋元而載者絕少今列傳中除奏疏而外雖有佳文不宜多載惟儒林文苑或當間錄一二亦舊史例也

諫官之設明世最多故奏疏亦最多今列傳所載惟擇其糾正君身指陳時弊論劾大臣之最剴切者方可節略入傳其餘條陳諸疏不得概入以滋繁穴之弊

廷臣以建言而獲顯罪者其人多入列傳然亦須核其生平若

止一疏可傳而無他事表見者當仿漢書嚴安徐樂例止載其疏而不必泛及其餘

史以昭萬世之公不得徇情而曲筆先人有善而後人不爲表章先人無善而他人代爲諛語均不可也今日仕宦諸君先世多有顯達若私濫立傳能無穢史之譏願秉公心共成直道

史有一傳而包羅數十百人者如蜀志楊戲傳後附以季漢輔臣讚五十餘人魏書高允傳後附以徵士頌三十四人唐書李憕傳後附以武德以來宰相功臣一百八十七人今亦當仿其例如胡藍之傳不妨附以姦黨之姓名崔魏之傳不妨盡入逆案之姓氏庶文省而事核且免挂漏之譏

明之戰功大約文武數人共之如瀘川之役王驥與蔣貴共事大藤峽之役韓雍與趙輔共事播州之役李化龍與劉綎共事決機發策當歸於文衝鋒陷陣必歸於武不得重文輕武以血戰之功歸諸文墨之士必使數人之傳出於一人之手庶無牴牾且免重複

萬曆中葉我太祖龍興東土遼左封疆之事本朝國史記載詳確宜恭請繙閱藉以考鏡得失不致茫忽無據傳聞異辭忠義之士莫多於明一盛於建文之朝再盛於崇禎之季此固當大書特書用光史籍若乃國亡之後吳越閩廣多有其人此雖洛邑之頑民固卽商家之義士考之前典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謝枋得並列於趙宋之書福壽宜孫亦人於有元之史此皆前例之可據何獨今史爲不然尚搜軼事於遐陬用備一朝之巨典

莊烈愍皇帝紀後宜照宋史瀛國公紀後二王附見之例以福唐魯桂四王附入以不泯一時事蹟且見本朝創業之隆也

明之武功最爲不振洪永勿論宣正以後遂漸衰微總由武職日輕因致軍功鮮紀然而疆場之上凡有斬馘微功盡見屢朝實錄因而廣搜猶可作傳

明之內官實執國命外而封疆之守內而兵食之司何一不由乎內豎雖嘉靖以還此輩盡汰嘉靖以前京營設宦官七八十守協守分守共一二人倉場三四十人各邊各省鎮百人皆世宗革去而司禮東廠其權如故今所作宦官列傳不但王振曹吉祥劉瑾魏忠賢之元兇當盡列其罪狀即其他蠹政亂國之輩亦當備載於簡編以垂萬世之炯戒

錦衣衛與兩廠相連中涓之爪牙前代所未有也故采弇州志特立錦衣列傳與宦官參觀一代之弊政瞭然矣

明之實錄洪永兩朝最爲率略莫詳於弘治而焦芳之筆褒貶殊多顛倒莫踈於萬歷而顧秉謙之脩纂敘述一無足採其敘事精明而詳略適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憲勝於文皇正德隆慶劣於世朝此歷朝實錄之大概也家乘野史未可盡信必本之實錄而參以他書庶幾無失願加博訪之力無據一家之言

李選侍未移宮之前舉朝震驚諸君子目擊其事速請移宮防變慮危忠臣至計原未居以爲功何得指以爲罪乃竟以是案竄諸君子於死地孰是孰非何煩置喙儻執羣小之言謂爲眾正之過人心已滅史筆豈宜

紅丸之案李可灼雖無行弒之心亦當伏妄投之罪稽諸故事孝宗世宗之崩諸醫皆繫獄論死彼豈有弒逆之謀國典當然不可宥也至崔文昇之罪實在可灼之上乃竟置之不問國典謂何諸君子抗疏力爭自不可少而乃翻以爲罪奚以服人事

有公評毋徇邪說

明之文學蔚然稱盛洪永則人務實學宣正之際未免少衰成弘克追先正正嘉而後流派判然然爾時稱爲極盛隆萬以還殊無足道今之文苑當溯其源流判厥涇渭毋使魚目亂我珠璣

明世課吏之法視前代更爲嚴密故三百年間之吏治實有可觀然必衆論稱賢確有實績可紀者方可入循吏傳若無實績但以虛詞稱美及雖有實績而其人本末無足道者自有郡縣志載之不得概入正史至於治行足傳而其人致位公卿別有他事表見自當登之列傳不必入於循吏

史有諫疏當傳而其人不必立傳者如楊集之諫立儲席臣之諫棕棚之類當廣爲搜採附見他人之傳不可遺漏他如高原侃陳京師昏喪之弊其人既不立傳其事又無所附麗則當載之禮志中諸如此類各宜搜之實錄查其人無傳可載則當因類附見以存其言不得忽而不錄

有其人不足傳而其事必當傳者郭希彥之諫立儲陳啟新之陳時弊是也仍當因其事而著其人有其言不可存而又不可不存者陳洸之攻擊名賢曹嘉之歷詆大臣是也還當因其言而存其人總期斟酌盡善無漏無偏

明朝講學者最多成弘以後指歸各別今宜如宋史例以程朱一派另立理學傳如薛敬軒瑄曹月川端吳康齋與陳剩夫眞晟胡敬齋居仁周小泉蕙章楓山懋呂涇野柟羅整庵欽順魏莊渠校顧涇陽憲成高景逸攀龍馮少墟從吾凡十餘人外如陳克菴選張東白元禎羅一峰倫周翠渠瑛張甬川邦奇楊止菴時喬其學亦宗程朱

而論說不傳且別有建豎亦不必入

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同其後王湛弟子又各立門戶要皆未合於程朱者也宜如宋史象山慈湖例入儒林傳白沙門人湛甘泉若水賀醫閭欽陳孝廉茂烈其表表者莊定山昶爲白沙友人學亦相似鄒汝愚智以謫宦後從學宜與諫諍諸臣合傳王門弟子江右爲盛如鄒東廓守益歐陽南野德安福四劉文敏邦采二魏良器良政在他省則有二孟化鯉秋皆卓越一時聶雙江豹雖宦蹟平平而學多自得羅念菴洪先本非陽明弟子其學術頗似白沙與王甚別許敬菴孚遠雖淵源王湛而體驗切實再傳至劉念臺宗周益歸平正殆與高顧符合矣陽明念臺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其餘總歸儒林

陽明主於浙東而浙東學派最多流弊王龍谿畿輩皆信心自得不加防檢至泰州王心齋艮隱怪尤甚並不必立傳附見於江西諸儒之後可也諸子中錢緒山稍切近

凡載理學傳中者豈必皆勝儒林宋史程朱門人亦多有不如象山者特學術源流宜歸一是學程朱者爲切實平正不至流弊耳陽明之說善學則爲江西諸儒不善學則爲龍谿心齋之徒一再傳而後若羅近溪周海門之狂禪顏山農何心隱之邪僻固由弟子寖失師傳然使程朱門人必不至此國初名儒皆元遺民如二趙汸撝謙梁寅汪克寬范祖幹葉儀胡翰蘇伯衡諸公操履篤實兼有文藝其爲理學爲儒林文苑多合而爲一今當爲儒林之冠而後代經學名家悉附於後

聖裔有表有傳重聖統也魏書元史立釋老傳甚屬贅疣今悉刪之土官事蹟最多故特爲立傳

明人論樂者如冷謙韓邦奇李文利李文察張鶚王廷相鄭世

子載堉等其議論不一皆有稗於一代之制作樂志中雖以聲容歌奏爲重而諸公之衆說亦宜斟酌採入

凡書官制地名例從本代勿用前史字樣以致混淆傳首書某人某縣不必著府其有縣稱同名如山陰華亭之類則冠以某省若同省同名如江西吉安有永豐廣信亦有永豐則加府以別之

洪熙元年仁宗欲還都南京故於北京衙門皆加行在二字自正統六年定統於北始去行在逕稱某官今遇此七年以內之事凡京官衙有行在字者不得刊落

刖號非古也自明士大夫出仕以後卽以號行朝野稱謂遂成風俗今於本傳中必須見號者若易之以字便爲失眞間於某人字某下復著刖號較於行文尤便例宜特起者似不必泥古爲是矣

凡官階升轉曰晉曰陞俗字未爲近古其量升者應稱遷某官其不次用者則曰超遷曰擢其資品相同者曰改曰轉一切書法總須考之前史庶爲無弊

禹貢山水說

天下名山大川不可勝數其見於禹貢者四十有五而已一一而考之宜若易也而朱子一則曰最難理會一則曰不甚可曉又曰隨文解義姑爲誦說者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知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無疑也何以故哉疆地有分幷名號有古今高深有遷貿更歷數千百年以來傳譌傳會家異人殊欲一一而考之誠有如朱子所云也且不特朱子言之也裴秀作禹貢地域圖則云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强

牽引漸以暗昧也酈道元之注水經則謂東南地卑萬水所湊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爲憑禹蹟不可考者多也且夫九州其來已久而古書之存於今者少後儒之論日多而愈以不決禹治水功成作禹貢距舜居攝未久而舜乃分爲十二州至夏而稱九牧至商而稱九圍則又幷爲九矣爾雅九州有幽營而無青梁職方九州有幽幷而無徐梁營則禹貢之九州豈必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之九州耶其卽共工氏伯有之九州耶然而禹畫之而舜分之舜分之而禹又合之何其紛紛也舜典肇十有二州不載州名孔安國以爾雅齊曰營州而謂舜時亦有營州以職方幽幷山川在禹冀州之域而謂舜時分置幽幷也無他證據也封十有二山不載山名孔安國但言封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鎮孔疏蔡傳皆引職方爲解則舜時以何爲

徐梁營之山鎮耶夫禹貢所書山水皆治水所施功之處故既以此表疆界而又特書汗壺口砥柱大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汶之九山黑弱河濛江沇淮渭洛之九川其閒亦有雖大必略者以其非大概記山水之書也而其所記者又未盡合於今日之形勢也今試卽漢唐宋諸儒異同之解約略言之傳疏以梁岐三山在雍州而集傳以爲在冀州孔穎達以孔安國身爲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實驗當時疆界而蔡沈援引春秋三傳爾雅呂不韋桑欽酈道元諸書皆在冀不在雍也則當以誰爲正也孔傳但以岳陽之岳爲大岳而孔疏蔡傳實以職方霍山地志霍太山然何以稱岳而不列於岳也堯典有四岳而無中岳嵩高禹貢無其名此云太岳者其亦在帝都而尊之或者當日以爲中岳也孔安國鄭康成皆以衡漳爲一水而王肅以爲二水

此非在絕遠之域而爲一爲二皆遙度之辭也九河之名見於爾雅而蔡傳合簡絜爲一河以爲其一卽河之經流夫九河碣石既苞淪於海則簡絜之爲二爲一竟未知其孰是也漯水之出東武陽至樂安千乘入海差有遺跡而蔡傳以爲河之枝流斯不然矣職方青州其浸沂而禹貢在徐州兗州其澤藪大野而禹貢在徐州知周之幷徐於青兗矣是未幷之前青無可稱浸兗無可稱澤藪也三江之說孔安國孔穎達顏師古韋昭郭璞王安石蘇軾諸人各據所見要當以集傳所引吳都賦注婁江東江幷松江爲三江者爲是且職方言其川曰三江則既入云者亦當以入海爲是也震澤爾雅謂之具區也傳疏集傳皆以爲太湖太湖卽五湖而職方揚州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不當澤藪浸合而爲一也孔傳以江於荆州界中分爲九道疏以

爲卽今尋陽九江本漢地理志廬江郡尋陽注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而朱蔡以爲卽今之洞庭故九者之名亦各不同也若尋陽九江乃禹貢揚州之境且其名起近代也雖或强爲之名而何由知其必然也疏以滎波爲波濤之波史記夏本紀作播索隱以爲播溢之義而蔡傳以爲二水據職方其川滎雒其浸波溠之文也然而川取流行浸則豬畜禹貢滎波既豬波爲浸可言豬滎爲川何以言豬也禹貢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都夏本紀作明都何其聲字之俱異也禹貢言導河積石異於漾之源嶓冢江之源岷山不言自者又異於淮之桐栢渭之鳥鼠洛之熊耳矣積石已上四載所不到自至元十七年始命都實窮河源蓋踰崑崙行更一月始窮星宿則郭璞之注爾雅固爲胸臆張騫之使大宛竟不得其要領也集傳

據括地志以鳥鼠爲同穴之枝山而譏孔氏爲怪誕不經然李巡郭璞所說鳥鼠之名狀甚悉豈其一無所據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中江以入於海十三字鄭樵以爲衍文而朱子取之謂南方山水有全與禹貢不合者致疑要荒之地但令官屬相視未得其眞故多闕遺然而北方山水則又南宋諸儒所未得親履其地者其亦無由而辨其合與否也又爾雅釋山霍山爲南岳先儒言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之衡爲一者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而朱子疑其在嵩山之南又言唐虞時恐亦有霍山又職方山鎭有嶽山無嵩高鄭康成司樂注則以吳嶽當五岳之數幷四鎭爲九與職方相配而於宗伯注則仍以岱華恆衡嵩爲五大儒之說亦未有定見也職方注恆山在上曲陽今之曲陽既非古之曲陽別之曰上則古亦非一曲陽也遼東朝鮮既爲舜所分置幽營二州之地則職方之醫無閭亦當在禹貢之青冀而未之及也故夫禹貢之山水四十有五皆治水之所有事也欲一一考之則漢唐宋之諸儒有不能以無疑者矣孔安國曰孔子述職方而除九丘九丘者九州之志也而除之存禹貢以著夏后治水之功而所述者職方也然則時王之制輿圖所載斯可考矣何必多爲之說以求合于古乎以今之山川表今之郡邑斯又善法禹貢之書也亦孔子述職方之遺意也

周禮詳於治內說

修身齊家之義備於大宰之職矣而後司徒施其教典焉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也此其制度之不得而不詳職守之不得而不嚴者矣按王畿四面五百里而以近郊五十里

遠郊五十里制六鄉焉其民七萬五千家其餘地爲廛里場圃
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惟九等所任地而無公邑
遠郊之外百里置六遂焉其民七萬五千家其餘地爲公邑天
子使大夫治之距王城三百里曰稍三百以外至四百里曰縣
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之地王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
同食采地百里在焉縣之地王子弟之稍疏者與卿同食采地
五十里在焉稍之地王子弟之又疏者與大夫同食采地二十
五里在焉其餘地亦爲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鄉之屬別有比
長有閭胥有族師有黨正有州長遂之屬別有鄰長有里宰有
酇長有鄙師有縣正鄉有鄉師四人遂有遂師四人各以二人
分治三鄉三遂有鄉士以掌六鄉之獄有遂士以掌六遂之獄
此其所同者也其不同者司徒主六鄉而又有鄉老二鄉則公

一人遂人主六遂但中大夫二人而已每鄉卿一人每遂中大夫一人而已遂之官卑於鄉命數皆減一等差次至鄰長以不命之士爲之也遂人雖尊主六遂自遠郊以達於畿有公邑私邑小都大都在焉公邑之大夫匈稍如州長縣都如縣正其六遂之中公邑之獄遂士兼掌之矣而又有縣士以掌稍縣都三等公邑之獄既有王之子弟公卿大夫治其采地而又宗伯之屬則有都宗人家宗人司馬之屬則有都司馬家司馬司馬以家臣而聽政於公司馬焉司寇之屬則有都士家士又有方士以主四方都家之獄都士家士都家所自置主治都家吏民之獄以告方士者而亦屬司寇焉蓋其設官分職詳於治王畿以內有如是也古之天子既以九州萬國之地與外諸侯分治之其餘公邑又使大夫治之其六鄉六遂則天子所自治也而

六遂之餘地亦爲公邑則又有分治之者矣惟近郊遠郊四面百里六鄉之外其餘爲九等之田其地彌近而無都邑在其閒則其地反曠衍而易以容奸故以公卿司其教事而所以屬民讀法賓禮賢能者於鄉言之爲詳司徒主六鄉則曰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遂人主六遂則但論其田野之形體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而已雖其文有彼此互換之可推亦足以見夫彌近者之彌詳矣其曰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衰則相及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受之若徙於他則爲旌節而行之蓋自一比之中而嚴密如此則夫由少而衆自邇而遠無所可以容其奸可知也夫如是而以六鄉之治爲六遂之則以六遂之治爲公邑私邑小都大都之則而以京師之治爲九州萬國之則所謂國治而後天下平者也吾故曰此其制度之不得而不詳職守之不得而不嚴者也戰國兼并而鄉遂授田建學之制度淪胥以亡鄉官之職守亦廢重以四君者招致天下傾危之士不逞之徒聚於其國以迄於漢五陵三輔遂爲游俠之窟逋逃之藪白晝劫奪人於都市而莫敢誰何至有不如是何以爲京師之說其後京兆尹乃更以武健嚴酷爲能勝其任其所由來者非一日之故也西漢周禮之學抑而未章逮鄭賈二君雖申其解而先王體國經野詳於治內之義後世卒未有舉而措之者爲可慨也

新刊經解序

往秀水朱竹垞詒予書策莫鎸芻於今日而古籍漸替若經解

厘有存者彌當珍惜矣予嘗曰經者聖人之心精義理之奥府
歷紀相循治世典則其可見於今多收拾煨燼之餘卒殘闕亡
次又世嬗三古音文訛易彼此是非必資裁訂其微言眇旨未
易窺殫漢唐來諸儒攄其所見發揮底蘊各自成家然而傳世
久遠散佚者衆嘗考史志所載經解諸家自漢迄隋曁唐業失
去過半自隋唐迄宋元明彌多闕廢其時苟得祕本上之朝廷
輒加重賞或優與官爵如連城之璧視爲重寶嗚呼難矣然五
代以前縑帛竹簡固不易傳自雕版盛行流布宜廣又有宋典
起洛閩大儒弘闡聖學下及元代流風未殄凡及門私淑之彦
各有著述發明淵旨當時經解最盛而予觀明時文淵閣及葉
文莊商文毅朱瀼甫所藏書目宋元諸儒之書存者亦復寥寥
可數即以萬歷中東閣書目較之文淵閣書目百餘年間歷世

承平而內府清祕之藏已非其舊欲其久傳無失詎可得哉蓋
古時明經各守師說黨枯護朽互爲廢興如漢初傳易立學官
者四家未立者又有費高二氏費氏學與高氏遂衰四家之學
亡費氏有鄭康成王輔嗣二注陳梁之世立於國學齊代惟傳
鄭義至隋王注行鄭學遂廢書有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詩
惟傳毛氏於時賈馬鄭並爲箋傳而鄭箋尚存賈馬詩傳俱廢
春秋左氏後出有賈逵服虔杜預訓解惟服虔訓傳迨隋杜氏
盛行而服義又廢三禮義疏南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
重皇甫侃北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諸家比孔
穎達作正義時止存皇熊二家魏時王肅不好鄭氏采合異同
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迨後鄭學傳而王肅書又亡正義
之作唐太宗患諸經箋傳淆雜詔諸儒撰注定論晝一自後同

異稍泯不復聚訟如前時然舉天下而宗一說雖云薈粹諸家而唐以前諸儒之論疏因是益以廢矣李鼎祚作易集解多正義所未采正義宗輔嗣鼎祚則宗鄭學凡撫集孟喜虞翻荀爽而下三十家諸儒論說藉此稍得流傳蓋隋唐以前之書間雜讖緯或踳駮不醇然古時制度文物多賴以傳其譚理亦有精詣洊被喪亂得存於兵火者蓋鮮明興敕天下學校皆宗程朱之學永樂時詔輯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徵海內名士開館東華門御府給筆札冀成鉅典是時胡廣諸大臣虛糜廩餼叨冒遷賚四書大全則本倪士毅通義大成詩則襲劉瑾通釋春秋則襲汪克寬纂疏剿竊抄撮苟以塞責而已詔旨頒行末學後生奉爲寶書並貞觀義疏不復寓目遑及其他卽更有名賢纂述流布人間誰復蒐訪珍藏益歎先儒經解至可貴重其得傳於後如是之難予感竹垞之言深懼今時所存十百之一又復淪斁責在後死其可他諉因悉予兄弟家所藏本覆加校勘更假秀水曹秋嶽常熟錢遵王毛斧季溫陵黃俞邰及竹垞家藏舊版書若鈔本釐擇是正總若干種謀雕版行世門人納蘭容若尤慫恿是舉捐金倡始次第開雕經始於康熙癸丑踰二年訖工藉以表章先哲嘉惠來學功在發予其敢掠美因敘其緣起志之首簡

文治四事疏

臣等躬際熙朝職居禁近自愧譾陋無能仰裨休明謹以管蠡窺測所及敷陳四事惟聖慈垂擇焉一宮詹之設由來尚矣古者六傅之官詹事居一由漢迄明代有沿置我朝因之未之改也順治十五年內世祖章皇帝以無職掌虧行裁革然虧也非

永也故事院府坊局體屬班聯大僚領其事詞垣兼其職分秩不分署增職不增員制誠善也年來銓憲諸臣疏請議復未蒙俞旨伏覩國家聯常綦備端尹率更之司豈宜獨闕幸降德音復舊制官常以全國體以重矣一詞臣以文學侍從爲職代言待問固其事也唐太宗置弘文館于正殿之左精選文儒更日值宿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商略或至夜分乃罷宋臣司馬光言于其君曰陛下英睿天縱然於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宜詔侍從近臣輪直資善堂備非時宣召廣裨聰明明臣張居正請如唐宋故事令翰林官分番入直奉侍清燕陳說治理至我世祖章皇帝斷自宸衷特命于景運門內蓋造直房令翰林官分班直宿以備顧問皇上誠踵而行之匪獨親儒之盛事亦覲揚光烈之大端也一載籍者天壤之精華而邦國之文憲也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書三代而降修文好古之主亦雅務訪輯漢武帝建藏書之策後天祿七略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唐貞觀中魏徵等請購天下書迄開元經史子集四庫爲卷五萬三千九百一十有五宋三館併玉宸四門殿各有書卷萬餘仁宗作崇文院一倣開元庫貯編列四部而最其目高窎之閒卷幾六萬視崇文總目有加明初下求遺書之令永樂中益廣搜採祕閣所藏不下十萬卷有奇吁盛矣國朝人文蔚興幾於彬郁然而蘭臺石室墳牒蕩然一旦朝廷有事于述作詔稽古儒林載筆石渠蒐討掌乘以潤色皇猷其亦何以資緒翫備參訂乎乞敕直省學臣照中祕書多方募購解送禮部自內府文淵尊經等閣及翰林院國子監等衙門皆如法充貯設典掌校讎諸司散落脫亂有罰焚蕩浥爛者罪

仍懸獻書之賞置寫書之官以羅致遺逸鴻都虎觀之盛奚難再覩于今茲耶一勝國之史成於昭代以監隆汙以垂法戒所關至鉅世祖時有詔開局纂修而發凡起例尚未之講近者天啟崇禎二朝邸報及稗乘可備采錄者亦既漸集闕下矣恐久之卷軸磨滅文獻凋零世遠蹟湮無從考究請敕館閣儒臣發金匱之藏分科謄筆仍旁稽軼籍廣辟宿耆詳愼編摹勒成信史斯一代之盛典光千秋之金鏡備矣之四者頗鄰於迂闊尠當然方今聖學日新文運正泰經生之言不無涓滴之補易曰文明以正人文也然則化成天下此其時矣皇上留神省覽立賜施行臣等幸甚斯文幸甚

附錄

先生爲顧亭林之甥與弟元文秉義並掇魏科躋高位亭林晚年先生昆季欲爲營產迎養歸吳亭林未許其學術博通蓋淵源於舅氏云亭林年譜

先生在翰林以文字受知後在內閣凡代言諸作皆出其手既轉禮部上特命凡內閣制誥文章仍令管理太皇太后之喪凡喪禮批答諭旨命同閣臣票擬及送喪山陵行幄適有表啟不當上旨乃屬先生於途次伏地草奏上善之時已有張汧之獄上曰文字乃仍須徐某撰耶行略

先生負海內望勤於造進篤於人物一時庶幾之流山林遺逸之老皆樂從之俾至如歸聞後生才雋延譽薦引無虛日京師邸第客至恆滿同上

先生自少至老書無日不與手目偕一過不忘喜讀未見書坐擁萬卷傳是樓中晨夕讐比其於經學凡唐宋以來先儒經解

世所不常見者靡不搜攬參考雕板行世有所獨得著爲論辨又以諸經大全一書最舛陋欲薈萃古今經說採其正義刋其當否各爲一書以正羣訛未就也同上

康熙二十六年奉命纂修大清一統志先生爲總裁歸里後設書局於五湖之濱洞庭之山題請以翰林姜黃二公相隨復延訪耆宿共襄厥成與其事者德清胡渭無錫顧祖禹子士行秦亲晉江黃虞稷山右閻若璩太倉唐孫華吳璟常熟黃儀陶元淳錢塘沈佳仁和吕澄慈谿姜宸英裘璉凡十四人裘璉纂修書局同人

題名
私記

資治通鑑後編亦歸里後所撰與鄞縣萬斯同太原閻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參考諸書作爲是編草創甫畢欲進於朝未果而歿原稾僅存惟闕第十一卷其書起宋太祖建隆至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凡事蹟之詳略先後有應參訂者皆依司馬光例作考異以折衷其諸家議論足資聞發者並採系各條之下間附己意亦依光書之例標臣乾學曰以別之是時方領一統志局多見宋元以來郡縣舊志而若璩諸人復長於地理之學故所載輿地尤爲精核視陳涇王宗沐薛應旂三書過之遠矣四庫提要

讀禮通考乃家居讀禮時所輯歸田以後又加訂定積十餘年三易稾而後成於儀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記則倣朱子經傳通解兼採衆說剖析其義於歷代典制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諸書立綱統目蓋傳是樓藏書甲於當代而一時通經學古之士如閻若璩等亦多集其門合衆力以爲之故博而有要獨過諸儒又欲并修吉軍

賓嘉四禮方事排纂而歿是書蒐羅富有秦蕙田五禮通考卽因其義例而成之同上

案全謝山撰萬季野墓誌云徐侍郎乾學請先生纂讀禮通考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又請徧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與四庫提要所言合衆力以爲之等語稍異是書三經易稾當非一人所擅美也

健庵交游

胡先生渭別爲東樵學案

顧先生祖禹別爲宛溪學案

萬先生斯同別爲鄞縣二萬學案

閻先生若璩別爲潛邱學案

黃先生儀別見宛溪學案

朱先生彝尊別爲竹垞學案

姜先生宸英別見望溪學案

黃先生虞稷

黃虞稷字俞邰上元人本籍晉江父居中明季爲南京國子監丞因家焉先生七歲能詩號神童尋補諸生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遭母喪不與試薦修明史召入史館食七品俸分纂列傳及藝文志健庵開書局於洞庭山修一統志請以偕行力疾從事以勞卒年六十三先生家世藏書凡八萬卷與江左諸名士約爲經史會以資流覽著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所錄有明一代之書最爲詳備卽明史藝文志所本又有楮園雜志我貫軒朝爽閣蟬窠諸集參史傳

顧先生湄

顧湄字伊人太倉人事母以孝聞父夢麟長於毛鄭之學先生能承其業兄偉業集其詩爲婁東十子之一又從陳瑚游講學健庵刻通志堂經解延主校正之役有水鄉集參史傳

清儒學案卷三十三終